

STUDENT EDITION

WANG KAI LING collection

王开岭作品

增订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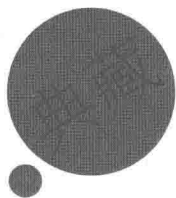


当她十八岁的时候

中学生典藏版 心灵美学卷 C 王开岭 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

中学生典藏版 心灵美学卷 C 王开岭 著

当她十八岁的时候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当她十八岁的时候: 心灵美学卷/王开岭著. 一增订本. 一太原: 山西教育出版社, 2016. 5

(王开岭作品: 中学生典藏版)

ISBN 978 - 7 - 5440 - 8355 - 3

I. ①当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76158 号

心灵美学卷·当她十八岁的时候

出品人: 雷俊林

出版策划: 孙 轶

责任编辑: 刘晓露

复审: 李梦燕

终审: 潘 峰

设计总监: 王春声

印装监制: 贾永胜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教育出版社

(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电话: 0351 - 4035711 4729801 邮编: 030002)

印 装: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 × 1194 1/32

印 张: 9.375

字 数: 221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40 000 册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440 - 8355 - 3

定 价: 23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电话: 0351 - 7337712

CONTENTS 目录

- 01 轮椅上的那个年轻人，起身走了 /001
- 02 父与子 /008
- 03 当她十八岁的时候 /017
- 04 光荣的父辈 /020
- 05 在古代有几个熟人 /025
- 06 精神明亮的人 /036
- 07 “我是印第安人，我不懂” /043
- 08 一辈子就是玩，玩透了 /048
- 09 春天了，一定要让风筝放你 /053
- 10 天上的那件事 /058
- 11 那些消逝的歌 /063
- 12 女织 /075
- 13 《罗马假日》：对无精打采生活的精彩背叛 /080
- 14 永远的邓丽君 /085
- 15 女性气质 /089

- 16 我们无处安放的哀伤 /095
- 17 怎样才算一个好的时代 /106
- 18 向儿童学习 /109
- 19 从生命到罐头 /114
- 20 两千年前的闪击 /117
- 21 白衣人：当一个痛苦的人来见你 /121
- 22 从“高石之墓”到经典爱情 /132
- 23 爬满心墙的蔷薇 /141
- 24 向死而生 /148
- 25 信仰絮语 /152
- 26 一条狗的事业 /159
- 27 武器的纯洁性（二章） /165
- 28 俄罗斯课本 /169
- 29 我们能发出那个声音吗 /177
- 30 有股焦灼让你必须连夜种点什么 /188
- 31 生存在当代截面上 /194

- 32 我是一只移动硬盘 /198
- 33 被占领的人 /201
- 34 让傻瓜也能活得好好的 /205
- 35 人生的深味 /209
- 36 做一个有“祖”的人 /212
- 37 做一个自然之子 /215
- 38 恭顺使我痛苦 /220
- 39 蝴蝶·美性·遭遇 /226
- 40 最后时分 /233
- 41 在羊毛和蓝天之间 /236
- 42 当你老了，头白了…… /248
- 43 女人是一所学校 /254
- 44 一个守墓家族的背影 /258

01

轮椅上的那个年轻人，起身走了

— 1

北京园子里，地坛，是我颇觉乏味的一个，水泥砖太满，草木受欺，一个有想象力的人进去会难受。尤其是盛夏，像抽干了水的池子，让人焦灼。

即便如此，在我心里，仍是器重它的。地坛，是个重量级的精神名词，因为一个人和一篇散文。

二十年前，大学的最后一个夏天，在阅览室乱翻，忽遇一文，不觉间，身子肃立起来。很想一个人逃走，躲开众目，找一个身心无所顾忌的角落，慢慢享用。

它把我拐跑了，去了很远的地方，那儿长满荒草和古柏，除了僻静、空荡和潮湿的虫鸣，只剩一位小伙子和他的轮椅。那个脸色苍白、被孤独笼罩的青年，那个消沉倦怠、无事可做的青年，那个在灿烂之年猝然摔倒的青年，终日躲在其中，在墙角、在荫下，漫无边际地冥想，关于青春、疾病、身体、梦想、活着的意义……与之相伴的，只有光影、落叶和硕大的年轮。暮色苍茫时，母亲细弱的寻唤，云丝般飘来，他选择答应，或沉默。

“这是个废弃的园子。”这个自感被废弃的人长叹，彼此同病相怜。

“搬过几次家，搬来搬去总在它周围，且越搬越近了。我常觉得这中间有宿命的味道：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。”

对一个刚结束身体发育、精神正闹饥荒的学生来说，那个阅览室的下午，犹如节日。黄昏时，他一溜烟跑向复印室，把整篇文章揣进书包。

《我与地坛》，史铁生，《上海文学》1991年第1期。

大概又过了十年，我才真正跨进那园子。

对它，我早早存下了一份敬意和暗恋，仿佛那并非公园，而是一个人的心灵私宅、精神故居。其间的一草一木，都是被喂养过的，被一个年轻人的寂寞，被他的时针，被他心里的荒凉和云烟。

入门前，我迟疑了，顿住，觉得不该这么随便进去，似乎需要一个仪式，该向谁通报一声。而且它不应收门票的，或者，访客带一册书刊，收有《我与地坛》的那种，权当名帖或请柬了。如此，我才觉得不鲁莽，才觉得被邀请了，经了主人同意。

四百多年里，它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，淡褪了门壁上

炫耀的朱红……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，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，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。那时，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，越红。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，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，并看见自己的身影。

我东张西望，找什么呢？同伴问。

我不吱声。我找一个轮椅上的年轻人，找他的车辙，找端详过他和被他端详过的东西。我很急切，一个年轻人对另一个年轻人的急切。

其实我不该来。地坛早没了文中描述的清寂，修缮一新的它，像个思想被改造过的人，像个刚理过发的新兵，熨烫严整的制服，风纪扣都系紧了。没了杂草裸土，没了野性、不规则和迷失感，没了可藏身的自由。印象中，它该是茂盛深邃、曲幽弯折的，没有头绪，能藏得住很多东西，能收留很多的人和事。

它变肤浅了。

枉带了相机，没拍一张。因为我不知当年的小伙子会在哪儿泊他的轮椅，哪儿可安置那些缤纷狂乱的念头，找不到这样的地方。

我对身边人嘟囔：地坛，“地”太少了！大地之坛，怎么可以缺了泥土呢？

终于确信：那人走了，不住这儿了。

我也该走了。没事我就不来了。

但我知道他在这座城里，他在一个人生病。

那种病，漫长、坚忍、安静，犹如事业。

如果说世上有什么纯属私事，那就是生病。生病会让一个人的身体极度孤独，也会让精神极度纯粹，尤其是上帝给他的那种病。

2

无论作品或生涯、肉体或精神，史铁生都是和“死亡”、“意义”、“归宿”（“终极”）深深打交道的那类人，也是最亲近灵魂真相和永恒元素的那类人，我称之为“生命修士”。

疾病，在常人身上是纯苦的累赘，在他那儿，却成了哲学，成了修行，成了生命中最普通的行李。他让你发现：原来，肉体可以居住在精神里，世界可以折叠成一副轮椅。

“职业是生病，业余在写作。”他笑得晴朗，像秋天。

一个以告别方式生活的人，一个倒着向前走的人。

他的从容、镇静、平淡，他健康无比的神色，让你醒悟：焦虑、惊惧、凄愁、急迫、怨愤——是多大的荒谬与失误。不应该，也没理由。

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，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。

他说中了。他注解了自己。

2010年最后一天，上午醒来，我的手机短信，进入最多的，不是“新年快乐”，而是——“史铁生走了”。

时间不早了可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，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可时间毕竟是不早了。

他赶上了新年，赶在了宇宙新旧交替之际，愈发像个仪式。

我并不悲伤，甚至不觉得是个噩耗。它更像个消息，一个由他本人发布的通知。

我只觉得周围的景物有点恍惚，显得空荡、陌生。

对很多喜欢或热爱的人，我们并不期待撞面，只知彼此同在就满足了。当有一天，对方突然离去，我们最大的感受，或许并非痛苦，而是失落，是孤独，是对“空位”的不适应。就像影院里看电影，忽然身边的人起身走了，留下个空座，你会不安，盼那个陌生人再回来……

那天的短信中，有位母亲说，她特意朗读了《我与地坛》，儿子静静地听……孩子小，不知发生了什么，但说了句，妈妈你念得真好。

和我一样，她不悲痛，只是想念和感激。

因为他从来不是一个悲剧。

新年的钟声响了，在稀疏的报道中，我知道了些最后的情景——

清晨3点46分，因脑溢血在北京宣武医院去世。6时许，按其遗愿，肝脏被移植给天津一位病人。上午，在该院脑外科的交班会上，一位教授向同事深情地说：“从昨天夜里到今天凌晨，有位伟大的中国作家，从我们这里走了。他，用自己充满磨难的一生，实践了生前的两条诺言，呼吸时要有尊严地活着，临走时，他又毫不吝惜地将身体的一部分传递给了别人。我自己、我们全科、我们全院、我们全国的脑外科大夫，都要向他——史铁生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。”

3

那个轮椅上的人，起身走了，几乎带着微笑。

按他的说法，这不是突然，是准时，是如期。

那一天，世上的喜悦并未减少。那一天，会有很多婴儿来到世间，很多新的人生正徐徐展开，像蝴蝶般试验自己的翅膀。

多年后，在中学课本里，这群长大的孩子会邂逅一篇叫《我与地坛》的散文，会像那轮椅上的年轻人一样，思考青春、梦想、活着的意义……

那是所有人都会遇到的考题。所有答卷中，有一份完美的卷子，那个考生，叫史铁生。

如今，我可以正式地怀念他、毫不吝啬地赞美他了。

他属于那种人——

他们以自己的生活、创造、体态和穿越岁月时的神情，给时代肖像、给人类精神添加着美、尊严和荣誉。

正因空气中有其体温，树木上有其指纹，这世界才不荒凉，街道才不冰冷，人群才不丑陋。他们不会让天变蓝，却让大家对天空保持积极的想象。他不能搬开大地上的垃圾，无力拔除民间疾苦，却让我们觉得可以忍受，可以坚持，继续对时代留有信心与好感。

无论遭遇什么，只要一想到，人群中还有他们，大家一起走，一起唱，一起看花开花落、云舒云卷，一起承担每个晴朗或昏暗的时日……我们即会坚称这世界很美好，这人生值得过。无论个体命运多么黯淡，只要一想到，这是个曾来过孔子、苏格拉底、李白、普希金、莫扎特、贝多芬、安徒生、莎士比亚、罗曼·罗兰、丰子恺、阿赫玛托娃、德兰修女、几米漫画、丁丁历险记的世界，这是留有其遗产和故居的世界，我们即会情不自禁地微笑，对生活作出肯定性的投票。

与之为伍，共沐风雨或隔代相望，这是我们热爱生活的重要依据，也是幸福感的来源之一。

史铁生，即为其中一员，他们是其中的一个成分。

往日，我们若无其事地分享他，习以为常，直到他走了，才倏然一惊：他多么重要！多么值得感谢！

4

最后，我还想对地坛说点什么。

年初，我又悄悄来看过你一回。

我来，只是想告诉你，轮椅上的那个小伙子走了。

我猜，远行前，他的灵魂肯定也来过，向你告别。

我来，还想告诉你，我觉得你应该做点什么。

比如，在一棵树下，种植一位年轻人的雕像。

甚至，甚至可邀请他长眠于此，如果他愿意。

— 2012 年

02

父与子

1

有一条街，父亲总不让儿子挨近，总要支个理由，悄悄绕开。

原来，这条街窝藏着全城的狗肉馆，一年到头，街边站满了栅笼，一只只憔悴的狗趴在里面，充当活物招牌。那条街上有股怪味，是恐惧的味道，是动物临终的味道，是血蒸发的味道，是告别身体的鲜毛皮在风里抽泣的味道……

这是个高尚的父亲。

他怕孩子吸入不良空气，他怕孩子的眼睛受伤，他怕幼小的心灵

侵入毒素。他最怕的是，孩子在慢慢适应后变得坦然，在一次次惊愕和无能为力后变得麻木，最终，变成那路人中的一个。

我不知道，这对童话般的父子，在东躲西藏的世间能躲多久，在绕来绕去的路上能走多远。

但他们的存在，像金子般贵重。

他们改变了人群的成分，重新编辑了我对人间的印象。

想起了一个高山上的习俗：一个猎人，在和野兽搏斗后，要用泉水和树叶洗净脸再回家，以免眼里有未散尽的凶煞，附体在婴儿身上。孩子断奶前，猎人不能捕杀哺乳期的动物，不能带沾有血腥的兽皮回家，否则，孩子长大会成歹人。

这是个美丽的迷信。

大凡迷信，都有这般特点：后果不成立，但禁忌中包含的精神主张，却是高贵的。

2

深夜，欲搭一段美好时光入眠时，常把丰子恺的书搁枕边。

读漫画《趁爸爸不在》《瞻瞻的脚踏车》《爸爸回来了》《妹妹新娘子、弟弟新官人》，总忍不住笑出声。头重脚轻的小人儿，如雀、如花、如蜜饯，芬芳的童音、玻璃球似的吵闹、向日葵般的手臂……被他们簇拥着，几乎忘了那个时代的愁苦与险恶。

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：天上的神明与星辰，人间的艺术与儿童，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，是在人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，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、星辰、艺术同等的地位。（《儿女》）

看见了社会里的虚伪骄矜，觉得成人大都已失本性，只有儿童天真烂漫，人格完整，这才是真正的“人”。于是变成了儿童崇拜者。（《我的漫画》）

穿越浊世、历尽劫波的丰子恺，是顽强地将童心贯穿一生的人，是那种让你对“热爱生活”永远投赞成票的人。其身上，那种对万物的爱，那种对生活的肯定和修复态度，那种对美的义务，那种对灵魂的许愿，皆如此稳定，不依赖任何条件。儿童，是他的画材，也是他的宗教；是他的儿女，也是他的导师；是他的作业，也是他的课本；是他心灵的糖果，也是他思想的字母。儿童的想象、儿童的游戏、儿童的爱憎、儿童的语言和逻辑、儿童的自由与任性……都让他深深痴迷。

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，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，世间事物的真相，只有孩子们最明确、最完全地见到。（《给我的孩子们》）

在丰子恺眼里，有着一颗初心的童幼，才是真的人，才是明亮的人；童年，才是未篡改的人生，才是人生的画境。

幸运的是，生活奖励了他一大群“小燕子似的儿女”，让一个贫素之家变成了幸福伊甸，他也用画笔把自己的“孩子们”献给了全世界：阿宝、软软、瞻瞻、阿韦……连画里的成年人，也有儿童的味道。

我常想，一个时代的气质和日常生活，若染上一点“丰子恺味道”，该多好，该多好。

人生的美学和美德，在儿童身上的存量是最大的，只有思想成熟并保持一颗初心的人，才是美的成年人。儿童和儿童愿望，不仅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保护目标，更是成人精神最珍贵的营养品。

一个国家，若能从孩子对家长的使唤中发现公民的权利，从父母对骨肉的垂怜中认证自己的义务，从他们的彼此互爱中找到国与民的逻辑，从他们的亲热和信赖中反省自己的冷漠与隔膜……若将一个家庭放大无数倍，若天下之人是由一群群“丰子恺”和其“孩子们”连缀而成……那么，一个健美的时代即莅临了。“国家”即有了“家国”的基因和属性，该生存共同体的气质和细节即变了，制度、道德、风尚、信仰即变了。

变得简明、温美、清纯、风和日丽。

— 3 —

看一个民族的生活美学，看一个时代的精神雅量，有个重要线索：看它缔造和收纳了多少童话；看它的世俗文化和游戏规则是否激励、佑护童话人生，是否滋养童话事务，是否欣赏有儿童人格的成年人。

表面上，童话是大人备给小儿的礼物，而更深的真相是：童话乃成人对儿童的审美作业，反映了“大”对“小”的鉴赏力，本质上是“小”对“大”的馈赠。

一个社会，若成人的精神系统里没有童话成分，若大众生活提前告别了童话，甚至贬低和嘲笑童话，那这个时代势必极度实用、功利、枯燥，人群也定是险恶、齷齪、粗戾的。

儿童稀少，人堆里即缺少氧气和光线。童话衰落，一个国家的黄昏即早早降临。